

表意的儿童：评《被窃的儿童：1851-2000 年间美国文学中的美国身份和童年表征》

The Signifying Child: A Review of *The Purloined Child: American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51-2000*

楼育萍 (Lou Yuping) 黎会华 (Li Huihua)

内容摘要：《被窃的儿童：1851-2000 年间美国文学中的美国身份和童年表征》是波兰学者索菲娅·科尔巴思夫丝卡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该书紧跟当下童年研究的热潮，从文学中的儿童人物出发探讨了美国文学中的美国身份和童年表征。科尔巴思夫丝卡认为美国的身份叙事离不开童年表述；每当国家陷入文化危机或处于文化转折关头，文学中的儿童人物就会凸显。她认为美国文学中的儿童在巩固美国天真、纯洁和平等的国家叙事的同时把美国身份中那个黑暗的自我给暴露了出来。

关键词：儿童；美国身份；国家叙事；童年表征

作者简介：楼育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族裔文学研究；黎会华，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

Title: The Signifying Child: A Review of *The Purloined Child: American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51-2000*

Abstract: *The Purloined Child: American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51-2000* is a scholarly work on American literature written by Polish scholar Zofia Kolbuszewska. Following the trend of childhood studies, the book explores American identity and childhood representations from child figures in American literary texts. Kolbuszewska's argument is that the narratives of American ident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hood representations in literature. When the nation is in cultural crisis or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cultural change, literary child characters will come into prominence. She holds that the fictional child not only serves to confirm American national narratives of innocence, purity and equality, but also brings out the dark double of American identity.

Key words: child; American identity; national narrative; childhood representation

Authors: Lou Yuping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

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1004).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Email: louyuping@163.com); **Li Huihua**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321004).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monic-alhh@yahoo.com).

童年作为人生一个神秘而又奇特的阶段一直受到作家们青睐，古今中外关于童年的书写数不胜数，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不少知名作家如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他们笔下的儿童早已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文学中的儿童形象各异，有的天真无邪，有的邪恶堕落，有的忧虑早熟，有的能干果敢。儿童多变的形象与儿童的社会地位休戚相关，更与人们对童年这一概念的理解紧密相连。近年来，随着童年研究的兴起，文学中的儿童人物和童年表征被重新发现，儿童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被进一步挖掘。波兰学者索菲娅·科尔巴思夫丝卡的《被窃的儿童：1851-2000年间美国文学中的美国身份和童年表征》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立足于菲利普·阿利耶斯关于童年是社会文化历史建构的观点，作者坚信儿童及其特性是成人的造物，是成人欲望的投射。通过分析美国近150年间多部作品中的儿童人物，她认为文学中的儿童形象是美国文化危机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晴雨表。美国的国家身份叙事离不开童年表述，美国文学中的儿童一方面巩固了美国关于天真、纯洁和平等的国家叙事，另一方面又把美国身份中那个受压制的自我给暴露了出来。

作为能指的儿童与美国身份

文学中的儿童人物与文化危机的关联是科尔巴思夫丝卡此著作的立论基础，这使儿童具有符号学上的意义，成为表意实践中一个不稳定的能指，这个不稳定的能指对美国身份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首先分析了霍桑《红字》中的儿童人物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在这部描写清教徒历史的小说中，霍桑把女童珠儿和字母A联系在一起，珠儿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符号。霍桑把儿童与文本交叉重叠的做法在作者看来是极具深意的，这种重叠提出了创伤过往是否塑造了美国身份，以及利用这种文学形式进行身份传播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体现美国独特处境的问题。她认为，儿童和字母之间的关联把霍桑与殖民时期的美国以及当时新兴的一种传播方式联系在一起。刚建立的共和国需要大量具有读写能力的公民，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这已成为可能。他们通过字母教育 (alphabetization) 给美国儿童提供基础的读写练习，从而使儿童适应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儿童、文字和新共和国都纳入了身份制造的网络。

珠儿是字母教育的产物，由于母亲胸前佩戴红字，她在说话之前就能认

识该字。但珠儿并不是一个字母教育所能规训的孩子，相反，她是母亲内心困境的化身，是母亲激情与堕落的体现，同时也预示着惩罚和救赎。字母 A 意义含混，它与珠儿二合为一更增加了表意的不确定性。共和国意图借助字母教育培养未来公民，但这个计划有可能被海斯特这样的母亲破坏。海斯特偷走孩子，进而窃走了这个字母的含义。正是借助《红字》中被窃的孩子这一比喻，霍桑把萌芽的美国身份和当时的历史危机联系在一起。

科尔巴思夫丝卡认为儿童人物是文化危机的一个文学表征，在危机或文化转折关头，他们就会异军突起，“撬开文化矛盾，显现文化困惑，挖掘出压制性的力量” (22)，他们像是一块屏幕等着文化欲望的投射。儿童人物虽是文化想象的结果，但也能颠覆这种想象。美国文学中的儿童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国家叙事，是国家叙事的产物，但他们同时质疑了叙事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作者认为美国文学中的儿童就像是拉康所分析的被窃的信一样，成为一种能指符号，它的移置对美国主体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儿童与美国式纯真

儿童人物参与了美国式纯真的构建，纯真是美国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美国“山中之城”的信仰，一直以来美国文学中关于纯真和反纯真的叙事就长盛不衰。被赋予纯真特质的儿童自然而然参与了此叙事。美国文学中充斥各式各样的儿童形象，这些或天真无邪或邪恶狡诈的儿童体现了美国文学对美国纯真神话的书写和反书写。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各类儿童形象的分析，作者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作家笔下的儿童形象各不相同：浪漫主义以来，卢梭式完美纯真的儿童备受作家青睐；而在 20 世纪之初至 20 世纪中期，儿童在文学作品中逐渐丧失纯真；但在后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儿童形象又重新崛起。

19 世纪末以降美国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儿童丧失纯真的书写。在“童贞被盜、‘无懈可击’和地下墓穴：《螺丝在拧紧》和《被诅咒的比莱庄园居民》中的儿童、鬼魂和时空体”这一章节，科尔巴思夫丝卡借助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对亨利·詹姆斯和乔伊斯·卡洛·欧茨的作品进行了互文分析，揭示了儿童观的变化及其隐含的文化焦虑。作者认为詹姆斯的小说质疑了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世纪之交被腐蚀的观点，而欧茨的短篇故事更是直接批判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观。作者把故事中的比莱庄园看成是一个“禁地”，指涉了妇女和儿童边缘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被父权制压抑的欲望。在詹姆斯作品中，新女教师低微的社会身份和自小缺乏父爱的家庭环境，令她渴慕庄园主人，进而把自己欲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们的邪恶、丑陋和堕落正是她内心欲望被压抑的体现。不同于詹姆斯，欧茨在其故事中把前任女教师和男仆对孩子的诱奸明晰化，借助两人的鬼魂叙事审视了他们虐童的心理和社会动机。维多利亚的社会礼仪扭曲了人际关系，而伯伯对孩子的漠不关心、冷酷无情

造成了他们爱的缺失和渴望，促使他们把情感投射到男仆和女教师身上。与其说成人诱奸了孩子，不如说是孩子引诱了成人。通过对两部作品的互文分析，作者认为儿童的童真只是成人欲望的投射，是压制身体和性欲的结果。

儿童远离纯真并与性欲关联的形象在 20 世纪中期的作品中变得更为常见。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就是一个失去纯真和被性化的孩子。在“让（受毁的）童年阿卡迪亚永存：美国郊区生活和打乱的家庭生活叙事”中，作者分析了雪莉·杰克逊的哥特故事和纳博科夫《洛丽塔》中的儿童形象。在两位作家笔下，天真无邪的儿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阴险暴力、富有心计与充满性欲的儿童。作者认为对儿童纯真的剥夺解构了建立在纯真童年基础上的美国郊区家庭的理想生活，揭示了其内部矛盾，表现了一种焦虑。杰克逊笔下的儿童改变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颠覆了家庭秩序，放弃了与资本主义事业不断进取的同谋关系。纳博科夫则刻画了一个永恒的童年阿卡迪亚，但赋予儿童性欲的作法把儿童从美国田园家庭生活中移出，令其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他在摧毁郊区家庭生活理想的同时，质疑了美国神话的一成不变。

与上述丑化儿童的作品不同，后现代小说又重新给儿童镶上浪漫光环。儿童的纯真、接近真理的能力、救赎者的角色以及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在约瑟夫·海勒、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分析三位作家的作品《出事了》、《白噪音》和《梅森和迪克逊》，科尔巴思夫丝卡探讨了浪漫主义儿童这一形象对小说情节构建的意义，指出儿童成为一个隐喻，驱动了叙事的欲望。如在海勒的《出事了》中，故事情节围绕内在的孩子 (inner child) 这个隐喻展开。每个成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内在的孩子是成人真正的自我。小说中，主人公斯洛克姆最喜欢的残疾儿子是他内在孩子的化身，孩子的残疾意味着自我的脆弱。可当这个脆弱的自我威胁到他的职业追求，成为他融进美国社会的障碍时，他毁灭了它。除去内心的异质声音后，他重获对生活和外部世界的掌控，认同了企业美国的身份。

纵观 19 至 20 世纪不同阶段的文学，儿童形象呈现两极化。这种纯真和反纯真的交替书写，揭示了美国对纯真持有的复杂态度。批评家埃默里·埃利奥特对此有言，“美国多次丧失纯真，只是为了重新找回纯真”（13），纯真一直是美国身份的一部分。

儿童与美国的性别、种族身份

美国的国家身份复杂多维，除了上述提到一如既往的美国式纯真外，美国还有极具代表性的性别和种族身份。文学中的儿童人物也参与了美国性别和种族身份的构建，儿童的身体成为了美国性别和种族身份的建构和解构之所。作者分析了一系列作品中的死婴、被绑架和被谋害的儿童、有色儿童等形象来说明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叙事中被压抑的美国身份。

在“家中有鬼：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和艾伦·格拉斯哥故事中的死孩子”一章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三位作家四个短篇故事里的“死孩子”这一形象，探究了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在文本表意中发挥的重要功能，表明三位作家都借助死孩子这一形象来揭露女性在家庭中被压迫的状况。《巨藤》描写了在一个种了巨大紫藤的哥特式房屋内发现了一对母子尸骨的故事，从而把 100 多年前清教徒父亲对女儿的迫害暴露在阳光下。女儿非婚生子，父亲决定将其带回英国许配表哥以遮家丑，但女儿拒绝服从，结果落得母子两命的下场。作者借助阿甘本关于幼年与历史关系的观点，阐述了自然（紫藤）对历史（死婴）的错置。弗里曼和格拉斯哥两人则刻画了鬼孩子这一人物，前者表达了对传统女性身份和母职的质疑，后者则揭露了父权社会借助医学为代表的科学对女性进行剥削和迫害的事实。三位女作家都借助哥特式写作触及了美国家庭的内部冲突，揭露了 19 世纪末期父权制的美国对女性和儿童的压迫。

在分析美国的性别身份的同时，作者还着重探究了美国的种族身份。在“儿童、镜像和冒充；凯特·肖邦《德西蕾的孩子》和马克·吐温《傻瓜威尔逊》中‘荧光白’¹的困惑和作为表演的‘种族’”这一章节，作者分析了凯特·肖邦的短篇故事和马克·吐温小说中混血儿的形象，触及了种族认识论的问题，揭露了种族成为一种形而上的颜色范畴后，它不可见的运作原则。两个故事中的儿童人物都揭示了这种形而上的分类只是由表演维持的一种社会建构，同时表达了对立足于此分类的法律（奴隶制）和习俗（黑人低劣）的一种困惑。一个新生的婴儿就能使这种小心防卫的种族制度瓦解。

两个文本的主人公都涉及了种族“冒充”，由于当事人对自己的混血身份毫不知情，这种冒充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在肖邦的故事中，南方种植园主阿尔芒的妻子德茜蕾生了个肤色浅黑的孩子，因为夫妇皆是白人，这令人震惊。德茜蕾曾是流浪女的身份自然而然使她成为怀疑对象。受不了丈夫的冷暴力，她带着孩子消失在长沼湖。然而故事的反转在于，在处理妻子的物品中，阿尔芒发现了他母亲写给父亲的信，里面揭露了母亲的混血身份以及他才是混血种的事实。同样，在马克·吐温的故事中，女仆实施的一场调婴阴谋使奴隶汤姆与主人钱伯斯的身份进行了互换。拥有三十二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汤姆继承了白人主人的头衔和财产，白人主人的儿子钱伯斯却按奴隶的方式养成人。作者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了这些混血儿认同白人身份的过程，同时又借用盖茨的意指理论，分析了混血儿母亲让自己孩子认同白人身份的意指行为。这两个故事表明了白人可能拥有黑人血统，种族差异只是一种表演，黑白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故事中，混血儿童的身体成了 19 世纪末各种偏见、

1 “荧光白 (optic white)”这个词出自于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小说中提到一种“荧光白”的白色油漆，它的制作需加黑色材料才能完成。这里用它来指涉那些冒充白人的黑人混血儿，也喻指黑人在白人身份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信仰和法律制度争论的场所，正是这些因素或隐或显地把美国定义成为一个白人国家。

白人美国在 20 世纪中后期受到了挑战，受民权运动和外来移民的影响，美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改变，白人美国正在被多种族的美国所取代。尽管一直以来美国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努力，但是奴隶制的残毒和种族主义的幽灵尚在美国社会中徘徊。种族平等、种族融合、真正民主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作者在“不存在的小男孩，恶魔儿童，儿童绑架：托马斯·品钦、托妮·莫里森和托妮·凯德·班巴拉笔下的暗恐、卑贱和废物话语”一章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状况。品钦的短篇小说《秘密融合》描写了三个叛逆期的男孩在一对黑人夫妇搬进白人社区后突然发现的种族秘密：美国社会的权力分布立足于种族仇恨，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依赖于对种族、族裔他者的一种排斥。他们试图与成人社会对抗，于是虚构了一个黑人小孩卡尔加入他们的秘密组织，但是这个虚构的黑人男孩最终被白人儿童驱逐，这种驱逐意味着白人儿童自我认同中对他者的抛弃。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托妮·凯德·班巴拉作品《那不是我孩子的尸骨》中被白人极端主义者杀害的 28 个孩子的尸体，通过对那些无法辨认尸体的客观描述，以及白人警察和法医对孩子尸骨胡乱随意的处理，来揭示对于黑人家庭而言是无价之宝的黑人孩子，却成了白人文化的垃圾。但正是通过对孩子尸体的描写，班巴拉把原本处在边缘的黑人中心化，从而把美国种族的紧张关系显现出来。尽管对于黑人而言真正平等尚未实现，但借助动态垃圾理论，作者相信这些被抛弃的黑人小孩总有一天会转换成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废物还是珍宝取决于社会的判断。

通过对 1851-2000 年间美国文学中儿童人物的分析，作者揭示了美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性别和种族身份以及这些身份的嬗变过程，即美国如何从一个父权制的白人国家变成为男女平等、多种族融合的国家。

在科尔巴思夫丝卡笔下，儿童和童年成为了解美国身份的一个窗口。借助美国文学中的儿童人物和童年表述，我们看到了美国身份形成过程中各种涌动的暗流以及持续生成的美国身份。作者认为美国文学中的儿童一方面参与了美国关于纯真、平等、民主的国家叙事，但另一方面也暗含了许多反叙事。科尔巴思夫丝卡的论著主要围绕美国式纯真以及性别、种族、阶级身份展开，揭示了儿童在美国主体构建中的作用；从儿童视角探讨主体性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颇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可独立成篇，每一篇都是理论和文本分析结合的典范。作者借助欧美诸多炙手可热的理论家的观点，如阿甘本的语言哲学思想、吉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等，让不同学科的思想在文学中交汇，碰撞出新的火花。本书拓宽了美国文学的研究路径，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 Works Cited 】

埃默里·埃利奥特：“国家梦想与警醒：美国小说的全球警示”，黄秀国译，《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秋(2009):10-16.

[Elliot, Emory. “National Dreams and Rude Awakenings: The Global Warning of American Fiction.”

Trans. Huang Xiuguo.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all (2009):10-16.]

Kolbuszewska, Zofia. *The Purloined Child: American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851-2000*. Lublin: Wydawnictwo KUL, 2007.

责任编辑：柏灵